



# 太監談往錄

信修明等◎著  
周春暉、朱家潛◎記

他們是中國最後的太監

他們是歷史的旁觀者

他們親聞目睹了晚清宮廷最後的秘辛





太監談往錄

# 太監談往錄

信修明等◎著

周春暉、朱家潛◎記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目錄

## 宮廷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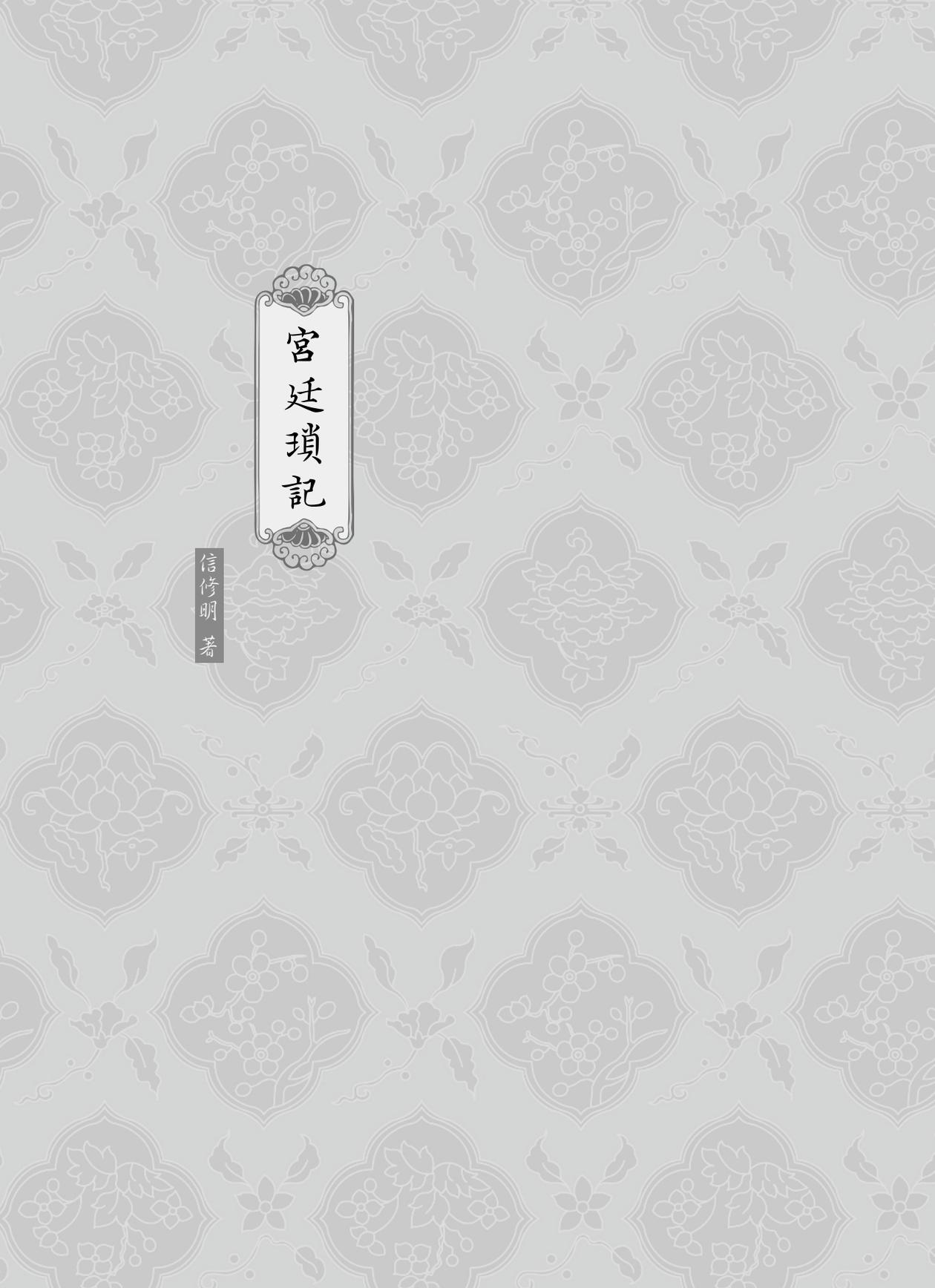
自述：太監生活二十四年	……	八
皇帝后妃之困窘	……	五一
慈禧不算有福之人	……	六九
太后生活起居	……	九一
宮中規矩多	……	一〇七
大內之神秘	……	一一四
歲歲平安如意	……	一二五
民國早期之皇宮	……	一四四
選秀女異於前代	……	一六二
宮監因嚴獲福	……	一六八
太監軼事	……	二一一
昇平署及其他	……	二三〇
<b>清宮太監回憶錄</b>		
難忘的酷刑	……	二四六

「畢五」、「小刀劉」和慎刑司	二五〇
進宮和拜師父	二五四
入宮後我們是怎樣「受訓」的	二五八
御前太監一天的生活	二六三
王祥親眼看見珍妃被丟到井裡	二六七
女主的生活	二七一
太監的生活	二七六
太監與寺院	二八一

## 太監往談錄

暢音閣演戲	二八七
樂壽堂傳膳	二九三
太監、廚役住處	二九七
慈禧在寧壽宮	三〇〇

編後記	三〇五
-----	-----



宮廷瑣記

信修明 著

## 自述：太監生活二十四年<sup>①</sup>

坦白者，說實話也。我前寫《宮廷瑣記》一書，本我目之親睹，身之親歷。因目睹、親歷時間不長，所經過宮廷之事實未免不廣。然而，我所幸者，昔年初入寧壽宮（慈禧太后常住宮殿）司房承差。司房者，太后之總庶務處也；所司者，全宮侍御太監，總管、首領及媽媽、女子之事。其目曰：上（近御上差）、下（下屋，即媽媽、宮女）、茶（茶房）、膳（膳房）、藥（藥房）、司（司房）、佛（佛堂）、殿（殿上。寧壽宮、豐澤園，凡太后所住宮殿皆以上兩殿太監承應）、散（散差。報差、回話、請轎、看宮門、伺候大太監、掃地打雜）、花（花園。南花園、北花園及管殿內外鮮花者）。太后宮所有金銀珠寶、綢緞尺頭等庫，各賬簿之出入，各王妃命婦進出太后宮、進貢賞賜，以及本宮大小太監等每夜殿內外輪流坐更，殿內安牌子，司房存底賬，皆歸司房所管。

① 《宮廷瑣記》係信修明先生遺作。收入本書時，編者進行了重新標點，訂正了部分文字疏誤，對某些不甚準確的內容加以註釋說明。同時，在確保作品原貌的前提下，對原作內容進行了相應的歸類、整合，除本篇《太監生活二十四年》外，其他小節標題均為編者所加。



太后命小太監習唱戲，名之曰「普天同慶班」，須用通達戲劇者管理其事。我在太后宮專管戲劇之提綱者。為此，我認識了一位老太監劉得壽。他好道，自號明心，自幼為慈禧之小太監。咸豐駕崩熱河時，他是隨駕親眼得見的。他因少年唱戲得寵，老年充隆福門六品首領，主管散差，兼管普天同慶班。又有老太監張得福者，唱丑角，綽號小辮張，與劉得壽少年同事，侍候慈禧去過熱河。我管提綱，是他兩人之打下手者。

明心劉健談，小辮張詼諧。排完了戲歇著時，兩個人喜談舊話，並好談跑熱河時，慈安、慈禧的瑣碎細話。有時把慈安、慈禧兩太后的脾氣動作，在話語中流露出來。我是一個有心人，偏愛尋舊話中的滋味。因而瑣記中得到她們的材料不少，類如慈安的性格溫和，善讓不爭；慈禧的性情厲害、神智，人不敢



象牙笏「普天同慶班」儀仗模型

犯，對於太監、媽媽、女子，不惟蠻罵，有時責打。據說，安德海、李蓮英二人皆恩寵無比，都是慈禧用擲子打出來的，個個腦袋上都有傷痕。無怪李蓮英後來位尊職大，並常對太監們講：「你們當差都要謹慎本分，你們看老祖宗（稱慈禧）待我天恩這樣大，我無時無刻不拿她當老虎來畏懼她。」由此看，可見慈禧嚴厲之一斑。近年來，她把太監交慎刑司，活活打死者近百人。太監犯國法交刑部斬決者有幾人。寇連才、文闊亭、安德海殺於山東，王俊如、小宣殺於奉天，珍妃被推落寧壽宮井中。這足見她的智慮較東老佛爺有特殊的決斷（明心劉、小辮張肯定的一句話）。尚有一些淺見的太監，都為珍妃叫屈，他們這種人，向來不分青紅皂白，真叫難得糊塗就結了（明心劉、小辮張都是以上這種看法）。

有時候，小辮張說：「我們老家主（指慈禧太后）太嚴厲，動不動就拿這些苦太監撒氣。請想東老佛爺



太監戲班



（指慈安太后）在世時，人家那是真正佛心主子，終不曾看見過東老佛爺鬧過氣，打過人。哪象我們老佛爺，每日竹竿子打人聲，捱打的哀嚎聲（『老祖宗！』『老祖宗！』每打一下喊叫一聲）。哪天都有一兩次捱打的，這是何苦呢？」

明心劉說：「小辮張，你這是對老佛祖有怨心，你是太后宮多年的老奴才，老佛爺多會兒打過你？對於你我的天恩還小嗎？」

小辮張說：「哎，明心，誠然老佛爺對於我們一班老太監天恩不小，你要知道，近來一班年輕的小太監多是由田間招募來的，又兼時代變化，不如原先了。例如交進一個十歲上下的太監，老佛爺交下來叫他學戲，他學會了一齣戲，就有當上差小太監的希望。假如一齣戲唱紅了，可驟然穿綢緞，侍奉太后當個上差。然而，他的差事規矩尚未學好，驕傲先長上了。本來咱們老佛爺願意排練一班年輕的小太監，站在眼前又好看又整齊，再排齣戲來，年時節令賞王大臣等聽戲吃飯，王大臣等必然稱好。若說聲較外邊戲唱得好、武把子打得好，老佛爺就樂了。她老人家一輩子好勝，你是知道的。殊不知現在的小孩們不同你我小時候，我們小時候初進宮，先派一個師傅管著，在下邊學習好規矩，再選上去當小太監，一步一步地升回事，升擺膳，升掌案（安德海、李蓮英曾充過掌案。太后的飲食起居，須負完全責任。如吃飯菜，先嘗飯菜，喝茶嘗茶，吃藥嘗藥。衣服冷暖都要經心，責任很重大），升御前首領、本宮的總管（李蓮英是由小太監冷桌子熱板凳，捱打受罵一步一步升上去的）。後起之輩，哪懂得規矩？由放牛放羊莊稼小子一步登



高，就驕傲起來。安掌案若不驕傲，還能死得了嗎？依我看，老佛爺的心理，規弄他們（指捱打的小太監）也是願意叫他們成人（一切顯官多由此道而來）。殊不知，老祖宗天大的恩惠，不能防備他們背後盜佛藏（罵主人的別詞）。據我想，我們老家主不如東老佛爺。人家想得開，好好老先生，各宮內的人，誰不說她好啊！外邊也沒有說她不對的。人家就沒有落個厲害名。究其真兒，我們老祖宗準厲害嗎？瞎疼了這些沒良心的冤家，就沒落出他們一句良心話來。所以，我生氣，我總說我們老佛爺不如東老佛爺好。」

明心劉說：「小辮張（兩老太監整天開玩笑），你知道甚麼？跑熱河的時候，你沒看見嗎？東邊的大了（土話。大了者，總管也）來趙老爺，慈安太后之信用總管趙來福。西邊的大了升劉二老爺，慈禧的位份還不到，信用的首領劉得升。萬歲爺賓天時，洋鬼子攻陷北京，燒了圓明園。恭親王（奕訢）留守北京辦外交，隨駕的大臣因肅六（肅順）強橫，無人敢惹，都不敢不聽他的。他趁勢作亂，生了跋扈之心。他認定了對我們主子（慈禧）有機可乘，無事他穿著便衣就進行宮大殿。咱們老佛爺那時有皇后（慈安）在東宮，她又年輕，藏也藏不了，躲也躲不開，惟有抱著小萬歲爺垂首而已。肅六在殿內來回搖擺，胡許亂許，說將來回到北京，對於兩宮太后有至高尊崇奉養。嬉皮笑臉，沒話拉話。老佛爺那時沉住了氣，向他說：『此事可以到東邊對太后商量，我如何敢做主？』肅六接著說：『皇上是太后生的，任何人也主不了太后的事，有臣一人皆可撐得住，太后還顧慮些甚麼？』咱老佛爺見肅六的行動不對，笑著向他說：『此事慢慢的，



不可太急了，好啦！」拉著皇上寢宮裡間躲避了。肅六見此，退出行宮。退出後，兩太后將內宅門關閉，不准太監等隨便進出。肅六見勢不妙，派人在宮門檢查，是你我等皆經過的。東老佛爺見此，淨剩了哭了。還是咱們老家主有主意，一點兒神色不露，有時叫膳房做幾樣菜，命太監給肅六送去了，帶好些溫柔的話，先安住肅六的心，秘密地派蘇德送信給恭親王。據說慈禧有一手諭交蘇德。蘇德以宮門檢查，不易走過，乃將手諭捲入吃水煙之紙捻，短衣拖鞋攜一水煙袋閒溜達，出了宮門。蘇德見其侄，令其騎快騾趕到北京，將手諭遞恭親王。恭親王得手諭，即行。到熱河，先見肅順，後叩謁梓宮（皇帝棺材），再見慈禧，即返北京，用計哄肅順來京，半路拿下，到京正法。殺肅六時，肅六嚷著說：「再沒有想到上了小娘兒兒的當！」咳，小辮兒，你總會知道吧，咱老家主若不厲害的話，在熱河時大清國就沒有了。後來咱老家主重用曾、左、胡、李中興之臣，重整天下。你淨說她厲害，那是不講理的話。惱一惱我去給你報告去，宰了你。」

小辮張說：「得了老爺，咱們老弟老兄的，你饒了我吧！」

明心劉也笑了。

兩老太監時常為著談過去的舊話，為說話時時抬槓，太監的通性一會兒就好。劉、張都喜歡我，他們愛說，我愛聽，在一塊幾十年的熏陶習染，我得到清宮秘史的材料，絕不是偶然的。本來我是一好事留心世故的人，兩位前輩又愛對我說老話。有時，把這些有歷史性的事寫在我日記本上，太多了。



我在寧壽宮司房，本管的師傅馬雙祿，字斌亭，五品首領，乃光緒元年侍候慈禧太后的老人。有張壽圖者，司房大師傅（階級）七品官職太監，二人之文學極深。太后文字根本不深，自垂簾後，奮志求學，對於讀過書的太監，皆另眼高看。故派馬雙祿、張壽圖二太監上去伴讀。白天正午十二時前後，太后睡午覺時，晚夜十一時前後，太后入寢宮安眠時，共同上去教讀，或說笑，或研究詩文、編戲詞。時有南方某貴婦之寡孀、女畫家繆嘉惠共同陪讀，一日二次，名之曰「坐更」，實則太后藉此增長自己學問。庚子後又續了兩位讀書的女學生，慶親王（奕劻）之寡女四格格，太后之內侄婦、德垣之寡妻垣大奶奶。好在某貴婦及繆嘉惠、四格格、垣大奶奶。



慈禧眾侍從，左起：容齡、四格格、慈禧、垣大奶奶、德齡。



奶她們上去時間太少，不能象太監坐更一般樣。後來太后招待各國洋人，願意得通點洋文洋話的人，經某王爺舉薦了裕庚之妻（德國女子），裕庚之女三姑娘德齡、五姑娘容齡，又有一個德國女子克姑娘善油畫，給太后畫真容<sup>①</sup>。她們都是上海流氓，施展拆白技能，騙出太后若許金銀珠寶，後來出了宮。德齡自稱「公主」，著作了《清宮二年記》，編造了甚麼德齡女士「清宮秘史」。我曾見過此書，讀之令我作嘔，惜我一時憤怒，將書焚化無存。她們又在東交民巷以慈禧太后為號召講演，騙外國人之錢，我又生了一回氣，要找她們對證一下，指斥她們那些胡說的事實。有人勸我，我才罷休。然而，每追思太后，七十歲的人還要學洋文洋話，盛德之累，偏於好勝，實不能為其諱言。當時，我本人的工作，因是一個階級最低的太監，學習公事，在案子上寫戲本，到後台排戲是正差。司房很複雜的事太多，聽著師傅馬、張二公講在寢宮伴讀坐更，太后的起居動靜，有時也談論，聽到耳中，記在心裡。一個老佛爺一輩子不容易，得是她的真確定評。

我十天才輪流坐一個更，無論冬夏，就在殿廊子底下，安牌子題名。首領曰「更老爺」，大師傅曰「更達<sup>②</sup>」，所有責任是不能錯的。當殿的首領一名，大師傅一名，帶班的一名，太監若干名，無定額（殿上分兩班，以殿上人為準），一班人盯一日一夜，太后入寢宮接班下班。下班的一班人，將公事先交代換班的首領太監，最重要的是點交陳設有無損傷，其次，上傳明天的差

① 裕庚之妻即德齡、容齡之母，法國人；克姑娘即女畫家卡爾，美國人。作者記為德國人，應誤，下同。  
② 達，滿語「首領」之意。



使。交代已畢，下班的首領太監等，到殿院衝著大殿磕三頭，以謝殿神爺保佑一天沒出錯。下去無事了，那接班的首領太監等，方進殿院也衝著大殿磕三頭，求殿神爺保佑一班不出事，天天如是。凡為太監者，沒有不信殿神爺的。以上所述說的是各處坐更的事。當上差的，除去大總管不坐更，二總管同四位御執首領輪流查更、代坐更。鋪蓋（大褥子、斗篷）搭在大殿內明間。回事太監二名、小太監八名在殿內明間搭鋪（褥子、斗篷），分前後夜兩班，寢宮裡太后的帳子內，一個媽媽在床上給太后捶腿掐腰，一個宮女跪在床腳下侍候，她們分前後夜，不只三兩人。坐更念書的人們離帳子三兩尺，地上放一小桌，不能太遠了，說話須聽得見。俟太后睡著了，床上媽媽一招手，坐更念書的人就下去了，到廊下稍候。走早了太后醒來也是麻煩。每到夜間，殿內殿外，多數的太監和少數的媽媽、女子，星羅棋佈，如一群蜜蜂將王子裹在中心一樣。我在太后宮所經、所見、所聞的，不過如是。

及至內殿（皇上所居）皇后、妃嬪的事，隨侍等處事，有八旬餘的老太監劉和才，他從十三歲侍候光緒皇帝，都說得很詳細。

他說：「清朝定制，都是遵著祖法。以我所知道的，就願意跟你說。我在內殿多年，常聽老前輩們說，清朝沒有荒怠的皇上，咱們老萬歲爺（指光緒）病得那麼沉重，臨賓天前日，在床上還看摺子呢！萬歲爺素日的起居是有規律的，每日早起，以老佛爺（慈禧）請駕為標準，比老佛爺早起四刻，起來漱口洗臉畢，到東西佛堂拈香。回來時，早點已擺好（不是傳膳，名曰『要吃



的』，換衣裳入座，剃頭的太監，四執事按摩上（專門剃頭梳辮太監）。按摩太監將辮子解開了。萬歲爺吃飯最快，飯吃完了，辮子也梳完了，靜聽太監回話：『老佛爺請駕了！』時乘轎已然安好（春夏涼轎，秋冬暖轎），兩位九堂總管在頭裡擺隊子。一個敬事太監前行打噴，轟人開道。御前帶班的、小太監等攙扶萬歲爺上了轎，隨侍等處首領、太監等蜂擁著大轎，一直至太后宮，到殿院下轎。此時太后已然在大殿次間床前梳頭，殿內小太監向太后回話：『奴才萬歲爺上來啦！』殿上太監開門，太后扭身端坐。執事房提黃墊的太監將黃墊端正，鋪在太后面前，皇上向前跪安，先說：『兒臣請皇太后安。』起來側身在皇太后前曰：『皇爸爸夜間睡得好吧？昨天晚上膳皇爸爸進得可口吧？』太后也很客氣地答言『很好』。問皇上近來身體好不好，有沒有凍著、熱著或累著，吃大夫的藥見效不見效（因皇上素日體弱多病），皇上隨口答之。太后說『皇上歇歇去吧』（日日不改口的兩宮應酬話，聽之似不厭煩。）皇上說著『是』，倒退出殿。東配殿就是皇上的御座房，看摺子，批摺子，靜候奏事處太監報告。軍機大臣上來啦，太后出殿乘轎頭走，皇上乘轎在後邊，兩宮侍從擁護在後。以上所說是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勤政的事實。」

前代的皇上都是聖明之君。據前輩太監們所傳，沒有一位無故臨時怠政的皇上，宮內督總管管理四十八處，就是前明宮內府。它的機關名敬事房，分三事：曰滿洲案，須懂滿文；曰隨侍案，報差回話聽差，侍候總管；曰下司房，管全宮庫所。所管的處項各有專司，統統的有互相聯繫，互相監視。例如在養心殿坐更（養心殿，皇上所居），隨侍處大總管、首領、太監，各有固



定的地處，各有固定的人數。上安牌子，敬事房有賬。侍候皇上的御前太監有一兩班人。大帶班的帶一班御前小太監值晝夜。完畢，換二帶班的所管一班御前小太監。兩班晝夜輪流更換，夜裡坐更的地點在養心殿明間丹陛下。皇上寢宮限內是后妃坐更的地處，沒有太監坐更。宮中現行則例，太監不夠身份者不得與后妃或宮女無故交談。關防之嚴，犯之則獲罪。我有時向吾先師馬公斌亭詢問：「充當一位后妃主子，怎麼這樣不隨便呢？還不如一富家翁的太太呢！」先師嗔之曰：「傻子，你才明白：你須向太監兩字尋求滋味。不如此，皇上家單用我們這類人幹甚麼？」到如今我想起此話，真是有理。

### 三

我在宮內當太監，由光緒甲子起至民國十三年甲子止，將近二十五年<sup>①</sup>。這不滿的二十五年中，侍奉慈禧太后八年，侍奉隆裕太后六年，侍奉端康皇貴太妃十年。民國十三年秋，端康皇貴太妃八月賓天，在壽康宮停靈。九月，馮玉祥逼宮。我隨宣統帝及端康娘娘的靈柩出了宮，回到家中，少為喘息。追思以往，我慚愧固當慚愧，然此二十餘年的工作，似有光榮自慰者。我欲坦白的，將自己的我，告知世之仁人君子。

<sup>①</sup> 根據下文自述，信修明正式入宮當太監的時間應為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壬寅），出宮時間則為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甲子）。若從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庚子）他決定進宮當太監算起，時間將近二十五年。



我是給孔聖人作過十年揖的，沒有出身的書呆子。立志尚不凡俗，醫卜星相皆通。恨我沒戰勝窮神。年十五歲，先父見背。床前遺囑守業、求名、養母、教弟，結果沒有辦到。曾投考水師學堂，又考太醫院，有阻撓都失敗。年二十三歲，不惟家無隔宿糧，債主要謀買祖墳見逼，我憂愁的每欲投河了此一生。為兩位母親在堂，一妹妹、三小弟皆幼小，有妻生一子，不惟不忍拋掉他們，也不肯違了先父床前之遺命。在萬無辦法時，想起有一太監表兄張海波。御製名字，慈禧太后叫他謙和，自十一歲侍奉太后，得掌案太監五品頂戴之職，在李蓮英之次。我想做一個人來，有大任在身，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聖人皆有此言。做一個大丈夫，難道就這樣窩窩囊囊的生生困死嗎？

光緒二十六年春三月，決意自己當了太監，  
《易》出「或躍在淵，無咎」，竟不知淵是苦海。我



張海波

的災難正是方興未艾，偏偏的拳民大作，到了七月二十一日，光緒帝奉慈禧皇太后命避兵西巡。我聞信，能說不痛哭流涕而動心嗎？想那佛經上說的話，苦海無邊。到了此步田地，我還要沉下心去，研究研究苦海的邊際有沒有啊。到後來有人說兩宮到了長安，我樂得了不得。再預備到長安投隨扈當差去。盼到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由家結伴走洛陽，進潼關，到西安，兩千里路走了整二十天。及到了長安城內，趨至行宮，我去見表兄張海波，誰想得到，我那佛心的表兄，他不欲招待我呢！苦也。幸而有另一表兄照顧我，我得暫住在行宮外邊。我的表兄張海波對我沒有意見。他是老實，不敢多事，也是我命中所造災難未滿。這另一表兄名張六，是一後投扈的窮太監，特別照顧我。我住在他的「小他坦」<sup>①</sup>裡。

每日無事，吃完了飯，在長安熱鬧有名的地處，大雁塔、小雁塔、八仙庵、城隍廟，郊外王三姐的寒窯去逛逛。熱鬧的人市在行宮前頭。牌樓底下賣吃食的小販最多。我方到了長安時，賣人肉丸子的一案正在吵嚷。我因不貪賤，不上牌樓底下去吃飯，我去到哪裡呢？我問本地的人，他們說，我們此地三年大旱，寸草不生，餓死的人太多了，幸虧太后老佛爺跟光緒爺到此，放了三回賑，人民稍微緩蘇些。誰想到，我們此地冬天的雪很少，下雪也不大。去年冬至月，連降三天大雪，凍餓而死的窮人太多了。富人無故死不了，窮人死了無人埋，抬到城外，向護城河邊

① 「他坦」源於滿語，指太監的休息處及辦事處。





本書為一部晚清太監回憶錄、口述史的合集，包括《宮廷瑣記》《清宮太監回憶錄》《太監往談錄》三部著作。著者或口述者入宮的時間與經歷均不相同，從各自的視角記述了在清宮中身之親歷、目之親睹、耳之親聞，下至末代太監宮女的差役生涯，清宮大內的關防規矩、歲時講究，上至慈禧太后、光緒帝、珍妃、榮祿、載灃等皇室與貴胄的日常生活和言談舉止，無不纖毫畢現，展現了一段鮮活細膩、有血有肉的晚清皇廷歷史。

上架建議：中國歷史



ISBN 978-988-6264-70-2



9 789888 626470 > WHA0140 HK\$98 NT\$440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